

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CHL 8908/7914

7919.01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一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猷菴增補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

等遷單于副都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

朔方節度使與李光弼合兵東討破賊將史思明於

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

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及與戰未決因戮一部將

以狗士懼殊死鬪遂破之斬獲甚衆於是晝揚兵夜  
○先○之○之○法○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  
首四萬級思明跳奔補凌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  
首以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  
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  
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俄從元帥廣平  
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是戰李嗣業以長刀突  
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騎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  
萬級賊將張通儒夜亡陝郡翼日工入京師老幼夾  
此回紇有功十唐處

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出安  
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旗  
鉦鼓經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子儀遣二隊逐之  
又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會嗣業率  
回紇從後擊塵飛矢集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  
屍相屬于道嚴莊等挾慶緒走保相州王師遂收東  
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郡縣悉平入朝帝遣迎壩上  
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帝復命九節度使大舉  
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但用魚朝

恩為觀軍容使而不主帥不主帥○便責功不專取敗之道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

慶緒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

內誠曰吾却賊必乘壘若等噪而射既戰偽遁賊薄

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

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

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于思明思明白

魏來光弼前軍遇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子儀督後軍

未及戰會大風拔未晝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

師南潰賊亦走時王師眾而無統進退顧望責功不

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以

李光弼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于朝

廷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

所宜帝亦悟及李光弼敗邙山朝廷憂賊合而少年

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兵馬副元帥進封汾

陽郡王屯絳州時帝不豫引見卧內曰河東事一以

委卿子儀嗚咽流涕出至屯誅首惡數十人代宗立

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

帥子儀懼讒乃盡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言之

以自明。帝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無有疑。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功奉天。帝問計所出，子儀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裨將，雖慄悍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知已亦明以恩信結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敵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二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去。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羗

渾口刺等二十萬，掠涇、邠，由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命李忠臣、李光弼諸將等各屯要害，自將屯宛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諸將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人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回紇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懷恩欺我子儀，使人諭敵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愆，功復二京，我與花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

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令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敵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正○示○以○至○誠○處○免曹見其大口，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忍忘忠誼而○是○以○思○結○其○心○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羅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卽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甥舅國，相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

若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敵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蹕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于靈武。西原後回紇赤心，遣人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况中原須馬，臣請內誰肯自納俸一歲俸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帝嘗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因上書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

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亂。夷傷凋耗。十存二三。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每深入畿郊。將何以安。臣惟陛下不制勝耳。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持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也。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付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至。長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棄

取不常。然奉詔旨。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共。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人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其使曰。茲膝不

一○生○受○用○在此

屈于人久矣。今爲公拜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斷曰

郭公子儀爲唐名將。安史亂時，天下板蕩，西蜀蒙塵。靈武草創，時事之難，少得多喪。子儀一身獨當其九，屢敗思明。祿山時向，每戰有功。長安無恙，強暴易懲。難當讒謗，詔到卽行。罷兵蚤放，織芥不存。尚發父葬，及敵寇邊。驚無人仗，再起子儀。安敢辭。

讓敵一見形，早拜于帳。所以功名無出其上。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沉慮而斷。兄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抱真曰：郭子儀嘗領朔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魚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之。起子儀，旣而懷恩敗，一如抱真策。因遷澤潞節度，留後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

善川將



凋剝乃籍戶三十擇一蠲其租徭給弓矢令閒月約  
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  
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善用兵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  
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初田悅反圍邢  
及臨洛詔抱真往救之斬其楊朝光遂解臨洛邢之  
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  
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間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  
屯此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  
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諸叛中離沮其姦為群盜

所憚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悉朱泚而希  
烈既竊名號則欲臣置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諱  
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泚武  
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盧元  
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  
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卽以數騎馳入見  
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其志皆欲自肆  
於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  
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

自安乎。因持武俊泣下。武俊亦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兄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卑辭厚幣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好方士，因餌丹而卒。

斷曰

懷恩造反，挑敵出頭，抱真不忿，逃歸獻壽。令公請起以伐其謀，果如斤。筭懷恩敗，羞山東有變兵賊。

早求三十擇，一二萬已優。田悅初反，邢洛皆仇。希烈李納復反，鄆州懷光相次。河中虔劉抱真忠勇，獨自挺矛，離沮潰叛賊，不自由。未泚之反，名號已浮。馳說武俊帝焉，可侔武俊感悟，合兵以救盡力。若此為臣之尤。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日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謹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授以兵  
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  
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泰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  
解法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璘以歸  
璘內忌晟威畧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  
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渡洛  
水取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之  
圍陳日知於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  
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乃趙之北壘今賊

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兵守之不爲過公  
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然卽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  
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圍范陽則武俊等當  
捨趙帝壯之俾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  
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  
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  
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  
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遣之使喻孝忠  
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

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晟責其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軍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是之奪其心耳。」懷光不悅。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兵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晟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北方

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廩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惟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廩賜，事出已，乃止。懷光陰與朱泚謀反。適有使者到晟軍，晟即令曰：「有詔徙屯，遂結陣趨渭陽橋。時帝狩梁州，詔瑋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賊耶？』瑊曰：『晟忠義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

因口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辭厚幣偽致誠於懷光既

此○即○温○橋○待○王○敦○之○法○亦○見○昔

而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以激發諸將曰國家多難

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

以取富貴非豪英也衆皆奮泣惟公命於是分屯要

害皆受晟節度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責之使破賊

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携落畏為晟襲乃奔河中爭

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

下望晟家屬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

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人款壁門曰公等家無

足○見○其○忠○誠

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為間乎立斬之邏士得姚令言

能○因○敵○間○而○用○

崔宣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曰為我謝令言

之○妙

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

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

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

在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

善乃自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晟曰

賊不出是吾憂也今昌死來是天誘之矣遂勒兵急

擊大破之。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盛稱晟功。帝曰：晟天生為社稷萬民。豈獨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初，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忽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維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

東徙，自棄之爾。且士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口浪息，裹表以王號。每敵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敵皆指目歆艷，吐蕃君臣大懼。有尚結贊者，善計，乃計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燒涓城耳，不去之，必為患。宜遣使卑辭，因燧請和，且求盟，謀執城以賣燧。於是尚結贊大興兵，踰隴，屢因戰敗而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敵人無信，不可許。而時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貞元三年，拜

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城與吐蕃盟，牙寇劫之。城挺身走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筭不出，晟所料。九年，薨。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

斷曰

李晟為將，忠勇天生，以謀為用，以和獎成。朱泚之反，懷光得情，甲辭厚幣，偽致其誠。芻米告具，然後慨行。家為賊質，涕下淚。令天子安在，敢私自營。與賊為間，立斬以懲。拔外計，劈方心，始驚勒兵，急勦。

敗走無形，群臣上壽以賀。太平延賞一諧，遂罷其兵。結贊奸筭，城幾命傾。以唐名將首數，李晟。

李愬

李愬字允直，有筭畧，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因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以愬可用，乃命愬為唐鄧節度使，討之。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眾

信而安之。蔡人以嘗敗辱，震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易之不為備，愬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柔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進軍青陵，擒剽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為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克治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以

如○此○行○師○何○患○不○克

買其真

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坦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坐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

有識

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為將。秀琳因與愬策曰：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輿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謀祐護獲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傍。乃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



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募死士三千人，命祐爲突將，以統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難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以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乃令佩刀以出入帳中，表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

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洄曲洄曲進是攻其無備處文城柵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

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愬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鴉鳴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郎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求楮衣耳。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方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

蔡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謂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時諸將請曰。始敗於郎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人所不論。敢問其故。愬曰。郎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雨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

名論為將者不可不知

廣百將傳 卷之十一  
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後帥魏  
博長慶會疾甚不能軍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

斷曰

唐憲宗時元濟據蔡霞寓袁滋屢討屢敗李愬自  
求因用爲帥欲示無能事事忍耐元濟不知隄防  
果懈蔡之英雄李祐無賽愬獲降之最親最愛衆  
恐懷奸請誅至再愬只不聽愈加容待捧檄統軍  
嗚咽感戴因而請兵直入侵監鵝鴨亂軍風雪壓  
界元濟成擒請裴受拜方知將軍才高功大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常歎曰方天下有事丈  
夫當以功濟四海遠老一儒哉安祿山反使賈循守  
范陽燧因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循將誅覆  
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珩傾其根本使不得入關退亡  
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之功也循許之不時安祿  
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益殺之澤潞節度使李抱  
玉署燧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  
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

燧自請典辨具乃先賂其長與約得其旗章為信威制得妙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犯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敵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表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寇常出人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寇不能暴遷河東節度使太原兵力衰卑燧募斲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

萬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卽輸欵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旣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嚙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旣次邯鄲悅使至燧斬使以奪其氣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意燧攻柵未下則吾已拔臨洛饗士以戰必勝之術也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

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  
斬朝光擒其將盧子昌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  
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  
係千人邢圍亦解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資賞至  
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  
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悅救至悅因哀散兵二萬壁  
洹水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  
燧于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上囊遇水而後  
渡悅知燧食之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自挑戰悅不出陰伏  
萬人將以撓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  
而潛師棄洹而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  
藏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卽焚橋燧行十餘  
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噪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  
除榛莽廣百步爲塲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  
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  
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悅夜走魏州李抱真問曰  
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

悅與淄青恒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  
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有○攻○其○必○救○  
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  
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各○據○地○分○守○燧○移○檄○鐫○諭  
皆○以○州○降○時○天○下○蝗○兵○艱○于○食○朝○臣○多○請○宥○懷○光○帝  
未○決○燧○以○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  
軍○入○朝○爲○天○子○白○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  
之○乃○與○瑊○元○光○合○兵○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  
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則○所○傷○必○衆○乃○挺○身○至

城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因曰  
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  
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  
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  
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  
皆流涕卽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  
更爲王人矣渾瑊自以爲不及也因歎曰嘗疑馬公  
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  
濟河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遂平

後誤請許尚結贊之和爲其所賣帝悔怒奪其兵卒

斷曰

馬燧多才知機識竅循不從亡回兵難暴山直吐  
蕃障其通道田悅圍邢先示柔好既斬朝光兵突  
直校斬係萬千邢圍解耗悅知食艱夾洹復造縱  
火乘風向前鼓噪燧伺氣衰戰雄虎豹夜走魏州  
傷容削貌欲討懷光長春城峭燧說廷光廷光奉  
詔復爲王人民心歡樂

渾瑊

渾瑊本鉄勒九姓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  
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從郭子儀  
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  
大小數十戰皆捷自武鋒軍改授太常卿吐蕃盜塞  
深入瑊會馬璘討之次黃善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  
自營以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  
叱騎馳賊既還敵踵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  
方軍高天下今敗于敵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趨秦  
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

希烈詐爲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符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惴帝與城相泣泚又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璫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湟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又賜城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

城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城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城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饑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樞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噪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棄去後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圖京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詞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來乃詔約盟平京州以城爲盟使旣



至為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衝以下皆陷。惟城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奉天。敵罷還河中。卒。城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子。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始終倚任。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每事姑息。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城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斷曰

渾城本來鉄勒九姓。光弼掌兵河北。從定郭復兩

京慶緒曾勝其餘戰爭。皆捷於令史。抗敗名再戰。以正李詐。城書帝不疑。聽朱泚薄城危如懸磬。惟帝與城相倚為命。血戰不休。號天相應。燒抵雲梁。陷填地。塞天未絕。唐火返賊。淨吐蕃圖京。請城講。競追陷多人。惟城保甌。釋鎮奉天。卒于忠敬。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也。父海賓為先鋒。追戰吐蕃。至長城堡。諸將媚其功。按兵觀望。遂至戰死。玄宗憐其忠。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

此去病孤也。更賜令名收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遙起。帝器之。蕭嵩出河西，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敵，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屢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積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謀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策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以寔之，併受降，振武為

一城。自是敵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忠嗣本負勇

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

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

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

氣益。日夜思戰。忠嗣縱詭間，同敵隙，時出奇兵襲敵，

所向無不克。故士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

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矢，皆按

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物，自朔方至雲中，

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

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  
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  
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精確之論費士數萬然後可圖  
恐所得不補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  
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鈞遮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  
石堡遂詔忠嗣忠嗣不得已而出軍而士無賞格延  
光不悅李光弼因謂忠嗣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  
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  
賞格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

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矣  
得一城不足以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  
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  
衛再不者黔中上左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  
光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陰使  
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  
三司詳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  
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畧盡  
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

斷曰

忠嗣遺孤養於禁內。詔從蕭嵩立功於外。歸報無顏。襲敵自代。上策平戎。敵難盜塞。本負勇名。持重以戒。恐爲功名。陷衆於害。雖發漆弓。出去敵敗。石堡有城。攻計何在。忠嗣阻之。帝意不快。得城非功。失城何礙。忍以一官。致禍於大。縱使受辜。金吾不壞。豈料奸誣。竟以死概。賴有哥舒。棄官請貸。再貶漢陽。功名何賴。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庚百將傳卷十二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猷菴增補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初事梁太祖。繼事末帝。屢遷澶州刺史。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人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

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厚其  
供給間遣使者招彥章忠不顧家彥章斬其使者以絕晉梁自  
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是時晉已盡  
有河北乃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  
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  
不可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帝問破敵  
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  
滑州置酒大會機密陰使人具舟于揚村命甲士六百人  
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

更密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

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

兵貴速適三日焉時晉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

為招討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

彥章兵少利于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

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

乃撤北城為棧下揚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

每舟棧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揚劉攻之幾

下晉人乃計築壘博州東以分其勢彥章果引兵攻

之不克再還擊揚劉遂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等交通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揚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巖等復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跡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動還第及晉兵攻兗州未而召彥章使守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在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

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少戰敗馬蹄被擒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豹死留皮人死名言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烈丈夫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主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

斷曰

梁將彥章慣用鉄鎗入魏虞變魏已改常虜其妻子招歸晉王章怒斬使一意保梁晉橫鉄鎖夾寨逞強章期三日一火燒洋功成雖易讒毀難當段

疑邀賞彥章無償畫地陳說反加中傷兵少善鬪  
被擒逼降留皮留名忠早酌量死得其所死又何  
妨

五代晉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  
敵情事晉爲招討使小字陽五勇聞天下梁軍圍晉  
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  
章者號陳野義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

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義欲得汝  
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  
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  
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  
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  
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鉄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  
擒之快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  
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  
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晉王病且革語莊

宗曰梁軍困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及王  
 喪在殯莊宗新立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莊宗使人  
 以喪告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  
 城外○義○處○却○心○處○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遂從莊宗復擊  
 梁軍破其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天祐中梁遣王景仁  
 將兵擊趙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  
 橋進距栢鄉時梁兵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  
 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傭販  
 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值數十千擄之

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以○利○欣○動○士○卒○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  
 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

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

之衆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

不能野戰吾之騎利于平川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

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

軍鄙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

亦以德威之言為是適援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

將為浮梁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鄙邑德威進兵叩

黃百將傳



梁營挑戰。景仁悉兵與德威轉戰于郟南。兩軍皆陣。莊宗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即欲進兵。德威諫曰：梁兵輕出而遠來，與晉轉戰，必不暇齎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饑，因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勝者。諸將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軍曰：梁軍走矣。梁軍既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之。自郟退至栢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劉守光僭號于燕，晉遣德威領兵擊之，已盡得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

踰年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

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

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德威縱其少過，奮搗擊之。廷

珪墜馬，遂見擒。燕始破。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而臨

清，有積粟，且為晉軍餉道。鄩欲東趨臨清，而德威已

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

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

十五年，從莊宗領兵河上，進據汴州。忽候騎報曰：梁

兵至矣。莊宗即欲趨戰。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

地以待敵妙

專用此法

是能先處戰

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深○明○主○客○勞○逸○之○分○奈○不○聽○何○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非利也可以計勝難以力爭且吾軍先在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不聽遽督軍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兵已接而梁兵犯晉韜重輜重見梁朱旗亂驚走入德威軍而梁兵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及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口

斷曰

陽五德威望塵知敵天下聞名勇而有力誰能擒之刺史加級野義陳章求之甚急德威笑言欲得偏失因詭誘之鉄鎚一擊旣獲野義誰不震慄初與嗣昭兩心有隙因念國家歡然不釋乘饑敗梁廷珪芥拾凡有戰爭莫非勝蹟奈何汴州莊宗浪擲苦諫不從父子狼籍敗後痛悲事已無及天意雖然人謀可惜

五代晉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事晉代孟知祥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料得○有○識○契丹之來。非為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勢已振矣。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揚劉彥章圍之。莊宗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因問計于崇韜。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

此○得○我○尊○而○敵○分○之○法○

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

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須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

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則壘成矣。莊宗然之。乃遣崇韜

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六日壘成。彥章

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兵多熱死。攻之不克。所失

大半。復趨揚。劉莊宗迎擊。遂敗之。梁康延孝奔唐。先

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延孝又言梁方

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聞而惡之。以問諸將。諸將皆



宗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而延嗣大怒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多不平每思有以中之因與延嗣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証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敎彥珪矯詔殺之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旣已破蜀因遣使以唐德威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斷曰

莊宗爲王崇韜事晉晉圍鎮州契丹引進晉人皆驚欲解圍遁莊宗狐疑召崇韜問崇韜力言晉威已振果破契丹兵心大奮彥章再來唐已得鄆築壘必爭彥章空陣群臣無才只謀淺近惟有崇韜敗成先論直至破梁其言方信無奈群邪苦加讒譖功在身亡向誰申恨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奇人也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

羅其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以劉光毅爲前軍。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子女。○燕○介○處○王帛彬橐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詔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

豈惜之哉。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讓。開寶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發戰艦。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陣於城下。吳人出兵來禦。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樵採路絕。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請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圖其形勢。遣使上聞。太祖指此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急去。令曹彬築深溝以防。無墮其計。

中溝既成。吳人果夜來襲。彬等依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圍城。每緩師。與煜歸服。因使人論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靈。若能歸順。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即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乘彬慰安之。待以客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

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詔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及是副師。濟美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尊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語彬曰。本欲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上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太宗即位。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

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  
可。太宗意遂決。三年。果下太原。旣而賀金圖等言於  
上曰。契丹主少女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  
幽薊。上遂遣彬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雁門。  
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  
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須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  
聞大軍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  
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  
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

訝彬進軍之速。及兵次涿州。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  
援餉餽。上聞之曰。敵在前。反退師。以援芻粟。失策之  
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朱信軍會。  
按兵養銳。以張西軍之勢。候美等盡掠山後地。會重  
進之師。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  
進屢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  
得已。乃復褻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  
暑。軍士乏用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  
敗。還朝。雜治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授右驍衛上將。



軍真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  
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  
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  
彝不如瑋六月彝追封濟陽郡王

斷曰

曹彬爲將與衆不同仁以戢下廉以治躬奉詔伐  
蜀圖書自封毫不矜伐上賀其功江南之伐命之  
總戎城危將下忽作病容誓不妄殺方起而攻李  
煜伏罪賓待甚恭盡賀使相彬曰無庸但多得錢

何必位崇旣而特異北伐食窮因念前績祿位善  
終

曹翰

曹翰大名人心爲郡小吏好使氣凌人不爲鄉里所  
譽乾祐初隸周世宗帳下尋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  
南留鎧甲數千在正陽旣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  
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遇之慮劫兵  
器爲叛遂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  
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

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世宗因不之罪。世宗大漸論  
范質等以王著為相。翰為宣徽使。質以著恃酒。翰飾  
詐而專。並寢之。宋初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均州  
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又詔兼西南諸  
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全師雄擁衆  
據鄂縣。以叛。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  
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謀  
賊約三更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一鼓賊衆  
不集而潰。因破之。劍南遂平。後金陵平。江州軍校胡

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  
屠城無雉類。殺兵八百。所掠金帛以億萬計。從征太  
原。分部攻城。翰攻東北。劉遇攻西北。西北與劉繼元  
值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  
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乃遣  
使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  
築土山瞰城中。繼元大恐。詔開南河以通漕。運議築  
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于漢境。遣騎五授  
五色旗為斥候。前遇兵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

疑○兵○之○計○

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寨。得巨木數萬以濟用。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鞫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爲右千牛衛將軍。淳化三年卒。贈太尉。

斷曰

曹翰小吏。勉爲大計。矯詔殺人。恐竊兵器。遺命宜徽。以翰爲使。因翰詐多其命。遂廢宋祖蜀征均州。新刺移石道。通師旋以濟。轉運諸州糧餉。殊利賊。

叛嘉州奪城以閉賊約三更重來爭地曉猶二更賊驚奔避德明據城屠無噍類西北雖當伐木遣騎因私市兵法當衆棄削爵流登才品遂替

王全斌

王全斌開州太原人。初事莊宗。屢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乃慟哭而去。宋乾德二年。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前軍。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全斌始

因糧於敵是行軍要着

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軍三泉又獲糧三十  
 餘萬斛遂至嘉州蜀人斷閣道軍不得進全斌議取  
 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  
 兵以治閣道全斌以為然因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  
 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乘勢轉戰進克利州又得軍  
 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蜀將王昭遠等  
 據守劔門全斌會諸將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  
 萬夫莫前各宜陳進取之策有降卒牟進言益光江  
 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

岸有渡自此出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  
 於此進兵即劔門不足恃也全斌聽之乃自督兵攻  
 劔門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至清強王昭遠聞宋兵  
 自來蘇至清強即退陣於漢源坡留偏將守劔門全  
 斌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  
 遂克劔州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遂  
 入成都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  
 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  
 既行全斌等又不令隨軍部送蜀軍至綿州遂叛劫

屬邑衆至十餘萬。蜀交州刺史全師雄嘗爲將，有威  
惠。士卒畏服，適携其族赴闕。下至綿州，遇亂，恐爲所  
協。乃匿民舍，亂民探知，遂推爲主帥。全斌聞亂，遣都  
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不察，盡滅師雄之族。又納  
其愛女及橐裝師雄知之，遂無歸志。因號興蜀大王。  
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灌口、道以及  
青城等縣。彥進、欽祚等討之，或死或敗。賊衆益盛，全  
斌等甚懼。旣而曹彬等破之，又值師雄病死，賊衆始  
息。全斌因謂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  
旣欲保全功，名不實合，日殘嗜殺。

名。今西蜀旣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猶豫未決，會  
有訶全斌及彥進等破蜀，日奪民間子女玉帛，不法  
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  
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令御  
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其罪。罪當大辟，請准律處分。  
乃下詔曰：全斌等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於假革職  
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全  
斌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  
召全斌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

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君安得有此隆禮賜酒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全斌至鎮數月卒

斷曰

全斌歸宋伐蜀領軍重修閣道直至劔門既降孟昶召衆歸屯斌不奉命怨切人人既許其行護送不聞至綿遂叛劫雄為君震驚天子命討紛紜雖獲寧定罪在全斌况私子女更宜加論念功寬貸深感聖恩

潘美

潘美字冲詢大名人少惆悵嘗謂人曰漢代將終兒

立論便於佈

臣肆虐大丈夫不干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

物共實可羞也宋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

見執政論旨于中外陝帥袁彥克悍嗜殺且繕甲兵

有胆

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卑騎往諭以

喜其能收拾人心

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潘美不殺袁彥

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湖南人心未平乃授美潭州防

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

恩威並濟

自唐以來不時侵掠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

撫夷落遂定。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諸軍都部署。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張遣眾來援，遇賊大破之。遂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進次韶州，張窮蹙，遣左僕射蕭灌奉表乞降。美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即令冉彥哀部送灌等赴闕，銀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美因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張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火○攻○極○得曰：彼編竹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再以銳師夾

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勇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張眾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張眾敗走，斬獲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銀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張送京師，嶺表遂安。八年，上命美同曹彬等征江南。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備，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軍數萬人，期于必勝，豈阻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天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七人。又

其城南木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  
戰艦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  
砦不能克進薄金陵與曹彬晨夜百道攻城金陵遂  
平上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又命兼三  
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  
軍其地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  
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嘗巡撫至代州  
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啣枚  
奮擊大破之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于陳家谷  
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職二等責授檢校大  
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數月卒

斷曰

潘美丈夫羞稱碌碌宋祖開基美為力戮袁彥論  
歸峒蠻征伏擒銀送京數萬斬獲同下江南其功  
更足上征范陽幽州以屬美善守之屯兵積粟再  
破遼兵徙民入腹不意遼兵突攻陳谷楊業戰亡  
降秩削祿試問功名是榮是辱

曹瑋



○文○字○武○備

曹瑋字寶臣彬之少子也沈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  
 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  
 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  
 知渭州時年十九至州馭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  
 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度  
 其下必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動諸羗由  
 是康奴等族多請內附繼遷畧西番還瑋邀擊於石  
 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于騎戰非中國  
 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

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羗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

○深○得○交○內

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

攘外之心

境內閒田春秋耕種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

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上言繼遷擅河南二十年

○大○有○見○解

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

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

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

不報既而西延稼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

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

是○奪○德○明○之○氣

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瑋  
使上知要害處  
 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帝出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  
 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勅別繪二圖  
 以一留樞密院以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瑋  
 後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於是隴山諸族皆來  
 獻地瑋築堡山外為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  
 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西羗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  
 為立文法唵厮囉使其舅賞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  
 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

求自効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  
 瑋曰我知賞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棣丹  
是○以○夷○攻○夷○法○  
 首乎厮敦諤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初張信  
 知秦州置回門砦侵奪羗地羗人多叛去畏得罪不  
 敢出瑋招出之令人馬贖罪還其故地至者數千人  
 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門等十寨浚壕三百  
 八十里皆役屬夷廂兵工費不煩民唵厮囉率眾數  
 萬大入寇瑋迎戰三多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  
 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為

熟戶時瑋作塹抵拶囉隴西番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送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李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川太人直以兵入拶囉隴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宰相丁謂逐寇準恐瑋不附已指爲準黨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良自隨謂敗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

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廷下矣嘗稱疾加旻艾卧閣中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鎗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是稱良將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名卽望瑋所在東向合于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羗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

若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毋敢犯環  
慶屬夷田多為邊人所市以致卑弱不能自存瑋盡  
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  
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使獲課市一馬馬必  
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則團  
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  
立馬社一馬死眾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羗百  
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次為副  
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士止于

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羗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天  
雄卒有犯盜者眾設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  
或以為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眾  
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  
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  
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  
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

斷曰

曹瑋寶臣彬之少子馭軍嚴明賞罰不詭既敗繼

遷德明慮死帝方用恩置之不理瑋恐飽颺逼降  
內徒陰結斯敦棣丹死矣大敗斯囉納質比比檢  
點邊功實有可紀宰相謂公恨不附已目為準私  
容州安止謂敗復官改節度使不測用心別妙可  
喜謂之名將深得其體

李繼隆

李繼隆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  
蔭補官初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  
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始遁去手足俱

中毒矢得良醫而愈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嘗獲

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

之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軍會有機事當奏時

在軍中者皆欲伺城陷獻捷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

時城尚未下太祖見其來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

旦夕因言臣來時城雖未下而在途遇大風噴物實

破城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繼隆謂曰如汝所

料矣契丹犯邊繼隆與諸將禦之初太祖授以陣圖

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

將在外而君

命有所不受

卷之三

安可預定設有違詔之罪請獨當之即從便行事敗  
契丹于徐河從曹彬征幽州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  
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  
而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  
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  
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  
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初朝議有寇至今堅壁  
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  
繼忠慷慨請出師衆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

有方之舉

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嘗有詔廢威口軍

知要善所在

繼隆言梁門為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為  
要地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連謀為患朝廷使繼隆  
與尹繼倫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裨將侯  
延廣等議請誅保忠及忠兵追繼遷繼隆曰保忠几  
上肉耳當請于天子繼遷遁于里窮殫艱於轉餉宜  
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詔五路討李繼  
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  
隆以所道迥遠乏水請由橐駝徑趨賊之巢穴且遣

弟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遣周莹齋詔切責之。督其進軍。赤檜及莹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行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先是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州。以如河便。太宗許之。是為鎮戎軍。真宗即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王師失利于望都。繼隆累表求請闕。面陳邊事。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盖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

問。卒贈中書令。

斷曰

隆戍邵州。領卒三百。蠻賊數千。一戰逐北。獲將送京道中。病革。斬首上聞。喜。權有得城破。有机。隆先奏。白果如其言。至期報克契丹。犯邊。戰。遵詔。額隆急破之。違詔。願責從征幽州。一人功。窄傳眾。喪師。令軍生色。保忠繼遷。連謀作賊。繼隆討之。擒遁。兩迫後縱無功。亦稱奇特。

卷之三十一



